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八十三

明 章潢 撰

本朝建官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故權殺於漢員省於唐而禄凉於宋即有驕淩旋罷陳臬豈無冗濫亦復汰除文武夾維内外交應建官之制莫善矣雖文法牽制因循蒙蔽者日多也然嘗考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三孤貳公

弘化寅亮天地豈虛語哉惟上有賢宰相輔弼聖天子相與推賢經國不外乎文以撫衆武以威敵也文慎冢宰之任武慎本兵之任而又重乎臺諫之稱此固根本之論也然文職初選不宜駁雜資級不宜大限舉薦考察不宜徇私小官之禄不宜減折至於軍官原非殊勲承襲即宜降等有罪即宜削蔭起送比試不可止應虛文首級論功不可徇情以準其予奪如此則昔人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畏死何憂天下不太平也

本朝百官圖

爵號	公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
官	
品	
階	
勳	
祿	

侯

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功臣

伯

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

	正一	從一
官	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左右都督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都督同知
散階	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陞授特進光祿大夫	初授榮祿大夫 陞授光祿大夫
勳	左柱國 右柱國	柱國
俸	月支米八十七石	七十四石

官	品	散階	勳	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襲封衍聖公 真人 尚書 都御史 都督僉事 正留守 都指揮使	正二	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 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	正治上卿 上護軍	六十一石 衍聖公真人無勳祿
布政使 都指揮同知	從二	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安國將軍	正治卿 護軍	四十八石

官	品	散官	勳	俸
太子賓客　侍郎 副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卿　太常卿 詹事　府尹 按察使　副留守 都指揮僉事　指揮使	正三	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	資治尹 上輕車都尉	三十五石
光禄卿　太僕卿 行太僕卿　苑馬卿 參政 都轉鹽運使　留守司指揮同知 衛指揮同知　宣慰使	從三	初授亞中大夫陞授大中大夫加授中大夫 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	資治少尹 輕車都尉	三十一石

正四	從四
僉都御史 大理太常少卿 太僕苑馬少卿 少詹事 按察副使 衛指揮僉事	國子祭酒 布政司參議
通政副使 行太僕少卿 鴻臚卿 京府丞 知府 宣慰同知	鹽運司同知 宣慰司宣使 宣撫司宣撫
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	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
贊治尹 上騎都尉	贊治少尹 騎都尉
二十四石	二十石

華蓋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大理寺丞
文淵東閣大學士　春坊　翰林學士　庶子
通政司參議　宗人府經歷
尚寶卿　上林苑監正
光祿少卿　按察司僉事
欽天監正　太醫院正使
京府治中　宣慰司同知　部郎中
儀衛正正千戶　王府長史　府同知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諭德　洗馬
尚寶鴻臚少卿　宣撫司副使
五府經歷　安撫司安撫
鹽運司副使　員外郎
鹽課提舉衛鎮撫副千戶　知州
儀衛副招討司招討

正五	從五
初授奉議大夫　陞授奉政大夫 初授武德將軍　陞授武節將軍	初授奉訓大夫　陞授奉直大夫 初授武畧將軍　陞授武毅將軍
脩正庶尹 驍騎尉	協正庶尹 飛騎尉
一十六石	一十四石

正六	從六
大理寺正 詹事丞 都察院經歷 司業 太常寺丞 京知縣 神樂觀提點 太僕寺丞 府通判 太僕寺行主事 尚寶司丞 審理正 上林苑監判 太醫院判 留守司都司經歷 中允 兵馬指揮 欽天監副五官正 侍讀 宣府僉事 斷事百戶 典仗 侍講 安撫同知 善世 正一 副招討 長官	贊善 司直郎 光祿寺丞 署正 修撰 鴻臚寺丞 京府推官 大理寺副 鹽運司判官 布政司經歷 理問 同知 鹽課司提舉 州市船河渠副提舉
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 初授昭校尉陞授承信校尉	儒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 吏宣德郎
雲騎尉	
十石 僧道官無勲祿	八石

品級	官職	散官	俸祿
正七	都給事中 府推官 監察御史 知縣 都察院都事 兵馬副指揮 按察司經歷 留守司都司都事 副斷事 審理副 安撫僉事 大理評事 行人司正 五府 通政司經歷 太常博士 典簿 營繕所正 編修 京縣丞 蠻夷長官	儒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吏宣義郎	七石五斗
從七	翰林院檢討 中書舍人 光祿典簿 署丞 詹事太僕主簿 京府經歷 鹽課司副提舉 布政司都事 副理問 蠻夷副長官 左右給事中 靈臺郎 祠祭署 奉祀 給事中 衛鹽運司經歷 宣慰招討司經歷 行人司副 州判官	初授從事郎陞授徵事郎	七石

正八	從八
國子監丞　京主簿　欽天監典簿 五經博士　營繕所副　煎鹽司提舉 行人都照磨　衛知事　按察知事 通政司知事　縣丞　大通寶關鈔江司提舉 保障正御醫　府經歷　宣慰都事 典牧所提領　協律郎 王府典寶奉祀良醫典善正紀善講經 至靈元符崇真宮靈宮	清紀郎　京府運司知事 翰林典籍　挈壺正祠祭署祀丞 國子助教　典簿　博士　布政司照磨 光祿錄事　監事　副宣慰經歷 鴻臚主簿　副靈官 王府典膳奉祀典寶良醫 神樂知觀崇真宮 左右覺義玄義
初授迪功郎 陞授修職郎	初授迪功佐郎 陞授修職佐郎
六石六斗	六石

正九	從九
校書侍書　鴻臚署丞　五宮監侍司歷 國子學正　營繕所丞　茶馬大使 部檢校　府知事　縣主簿 龍江寶鈔副提舉　贊禮郎奉鑾 長史司主簿　典儀正典樂妝監正 典妝所會同館文司院承運寶鈔廣積贓罰 十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 府織染局大使　宣撫安撫司知事	待詔司隸通事舍人正字詹事府錄事司務學錄 典籍鳴贊序班司晨漏刻博士司妝大使妝監副園 長太醫院提舉司鹽課司州所吏收軍儲御馬都督府 門倉軍器局大使承運寶鈔廣運積贓罰十字庫副 使典妝所會同館文司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太僕京府 府庫都稅司宣課司炭園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 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 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司照磨典儀副教授伴讀都
正九	從九
初授將仕郎　陞授登仕郎	初授將仕佐郎　陞授登仕佐郎
五石五斗	五石

司運司府京衛宣撫慰司學教授司庫司府倉雜
造織染局稅課司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衛正
科都綱都紀太常司樂教坊韶武司樂
孔目國子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兵目斷事長官司
吏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副
使遞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閘壩官閘大使牧監錄
事郡長提控案牘都督府御馬軍儲門倉副使
廣盈庫都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鹽課司司府
州縣衛所倉場大使副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
縣庫大副使司府州軍器局織染雜造局副使茶
運批驗所巾帽針工局慶遠裕民司竹副使司庫
副使宣德倉司竹鐵冶河州遼陽青州府樂安稅
課司大使鹽倉稅課鈔紙印鈔鑄印抽分竹林處

從九

此以下未入流

民金銀場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長史司
倉庫大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科訓科典術訓術
副都綱都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國朝官司職掌

國家奄有華夷政令多矣特設九卿以職掌之由今言之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矣戶部掌天下戶口田糧矣禮部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矣兵部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矣刑部掌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關禁矣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矣都察院掌

糾劾百司辯明寃枉提督各道𥘉通政司掌出納帝
命通達下情關防奏報𥘉大理寺掌審録刑名照駁
推清不陷無辜𥘉猶未也於是各率其屬吏部則班
秩品命封爵勲級考課各掌𥘉户部則民度金倉四
科各掌𥘉禮部則儀式享祭天文漏刻卜筮醫藥牲
豆酒膳諸番朝貢各掌𥘉兵部則武官勲禄品命比
圖城隍鎮戍烽堠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各掌𥘉刑部
則憲北司門都官四科各掌𥘉工部則經營興造衆

務虞衡山澤時禁採捕暨天下陂池川瀆屯田各掌矣都察院則分屬各道外按諸司内聯府部各掌矣通政司共掌於一堂而大理寺各掌於二寺矣夫由前則九卿分職綱既舉矣由後則各率其屬目既張矣猶未也於是玉牒譜系宗人府掌之制誥史文翰林院掌之謄填書寫中書科掌之寶璽符牌尚寶司掌之參駁糾劾六科掌之大常寺以掌每歲祭祀詹事府以掌侍從東宮光禄寺以掌羞宴鴻爐寺以掌

儀贊國子監以掌教化欽天監以掌占筭太醫院以掌診合大僕寺以掌牧馬應天府以掌親民行人司以掌出使猶未也於是有中軍等五府與九卿並設有錦衣等諸衛與五府分列外則布政司掌郡縣吏治以聽六部按察司掌郡縣刑名以聽都察院都司掌衛所軍政以聽五府御史時廵按治於外臺諫各以所聞公是公非於內是綱領益明條目益備矣至於提綱挈目則惟帝庭總攬焉如五星二十八宿燦

然順軌以成歳功也然後如犬牙相制之中建輔車相倚之策於周官法度之間寓關雎麟趾之意也

皇明百官述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推誠佐成祖曰奉天靖難推誠餘曰奉天翊運推誠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歳禄視功有差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禄其贒

也克京營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印僉書守備留都出
充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論功過覈適
孽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學於國子監
坐罪奪祿重奪文爵職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
賞綺布道理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為令曰以養
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
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足徵天下賢才為守令厚賜
而遣之二年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嘆曰誰無母子

令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情性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四年中書省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令官吏犯贓者勿赦六年令京官三十月一考考陞一等外官三歲一考考陞一階勅按察司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增公侯伯都督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禄有差八年增尚書行省叅政公田禄各百十

年制賜百官公田租充禄俸初給典史俸有差是年併省州縣十一年命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廣西布政使臧哲母憂去賜米鈔令喪去官並有賜十二年著令給丁憂官俸有差十三年置判禄司頒臣戒録上既誅胡丞相命儒臣纂歴代侯王宗戚文武臣官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為是録云詔復京官家勅守令恤民十四

年詔有司遣替閑釋放官赴京叙用定考覈殿最法禁有司差遣學官十五年賜六部尚書馬十六年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上曰禮行於藩司班以秩叙十七年吏部尚書俞𤏡上更定一員資格申蔫冒濫考課失實之禁𤏡上考績法者為令令方面勿侵郡縣之職十九年選應天諸府冨民子弟補吏凡千四百人二十年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北方二十四年賜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布按二司

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能舉職甚乖治體其官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斤食之歲一更定儒學訓導位雜職上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録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勲階陞轉俸禄損益歷年屢更無以示成憲於後世命侍臣重定其制頒天下二十六年頒諸司職掌定學官考課法初命儒學訓導冠帶上名吏部附選貼

黄頒世臣總録二十八年頒祖訓條章勅禮部有言改祖法者以奸臣論無赦是年罷百官朝參賜食二十九年始定外官三年一朝覲三十年頒為政要録三十一年定吏員出身資格建文中更官制文皇盡復故惟存大理寺仁宗即位之歲命吏兵二部尚書蹇義李慶書都布按三司者官姓名履歷於武英殿西序曰皇考尚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便覽觀也宣德五年五月令追奪贓官誥勅七年大學士

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來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國初皁隸力役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法不行小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月一兩宣德中都御史顧

佐以柴薪事被訐上問楊士奇對曰京官月俸一石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半取直籍其用彼得歸耕人情為便京官皆然臣亦然遂為例巡撫官者永樂間設於要害處洪熈宣徳初年添設漸多用都御史侍郎通政卿丞景泰中悉用都御史參賛軍務者始於洪熈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方面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名叅賛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丹陽沈固宣府參政崑山劉璉山東

參議會稽周顒廣西副使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
稱參贊軍務也景泰元年御史張子初等言洪武永
樂間方面郡守缺聽吏部推訪內外官賢能而又久
於其任者補授御史有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中選
用宣德中始有會官舉保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
所舉非人况御史若從大臣舉保得任大臣有過彼
必鉗口卷舌而不言大臣有囑彼必俯首帖耳以聽
命願停舉保新例而復洪武永樂之舊制下禮部會

議僉曰御史言是制曰可御史練綱亦以為言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直何文淵言洪武永樂間銓選專隷吏部宣德正統以來始令大臣舉保景泰初御史陳綱等言保官狥私廷議奏允仍歸吏部今綱等又言吏部選授私𥿍請復行保舉臣等謹議上繼今方面府正員鈌吏部具奏移文各該保官大臣書所保姓名材行歷官緣由奏下部銓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人民令大臣舉保吏部推選已乃彼此相

冡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上官會保餘還吏部訪求未幾吏部都給事中林聰復以為言著為令四年御史左鼎言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為侍郎者倍於原額為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晉屯等官如河南叅議二員今則添而為四僉事三員今則增而為七若夫巡撫鎮守之官則尤可言者方岳各司十餘人不為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

立法可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官以廵撫鎮守今之廵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史則今之方面御史蓋亦他日之廵撫鎮守也豈有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於廵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内外官凡非洪武之舊者參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可立七年春令吏員冠帶引入内府會官考試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姪大常寺丞苗傾貲獻上乞

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授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上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畀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賁緣近官侍內臣進獻珍玩輙得賜太常寺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于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今傳奉

官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正德間亦有附權倖得文階者嘉靖初盡革諸傳陞乞陞官嘉靖八年又裁冗官二千員近日南京六部正貳卿往往停推土水之役起匠人而官至九卿者諸富人貴游于猾吏竄名營建籍中得官者不啻幾千人

嘗讀胡氏管見曰後世之治不及古者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

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人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用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偏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杜氏通典曰凡爲國之本資乎人材人之利害係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求其任在少等級

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伏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名或令薦延舉有臧否殊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愚因二氏之言有慨於中酌古監今者為議有十以竢經世君子考焉一曰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二曰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三曰任士之途不可傷

於冗濫也四曰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五曰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六曰轉選之期不宜太速也七曰資級之遷不宜大限也八曰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九曰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十曰小官之禄不宜抑減也夫何謂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隆古之制邈乎不可復矣成周兩漢内外之官員數雖衆然皆官制治一事未有無事而徒養於民上者也唐選舉志太宗

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宗初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玄宗開元末官自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

餘員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朝官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宗朝官冗又甚於唐矣胡寅目擊其弊亟稱劉晏官多民擾之言爲名言蘇轍曾鞏輩議國家財用皆惓惓以省冗官爲急可謂有見我太祖平一天下官有定員至今垂一百年官職日增幾倍於舊冗員可省者甚多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儒學官至五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閒無事可省其半其郡

縣學宜省併入府學應天順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陽府之例正統八年革漢陽縣學併入府學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子廟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廟者甚煩褻無謂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今祇為充資養望候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至祇任郎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為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修檢討

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人謂須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丞寺副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焉如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擇在省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

夫何謂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

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舊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多黄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縁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二子皆漢賢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

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守以次用之是故漢臣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二公久任之效明著史冊班班可考矣丘文莊公曰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黃霸在頴川至於八年然未

有一定之制惟我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易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

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叅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居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所

損壞誰為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為之恤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連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敝於承平之世也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參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攜揭妻孥往來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

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揚信民猶以參議徑陞都憲葉盛自參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何文淵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陞尚書亦不為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塗重煩郡縣夫馬供頓勞費不貲乎善乎近日有為策議者曰子產為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

未必皆聖賢其聰明得於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案之舊習其奮翼策步必一二年治乃有緒焉而旁視同輩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為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下之人知其意欲速也吏胥得以肆其謾豪猾得以窺其弊上下之間一切苟且而已有志者拜一職之寄亦欲展布以為永圖而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為民

者矣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松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一十二年王翺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録者可稽也如吾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註云秉安臨别自述詩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吾鄉前輩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註云璉治滁績最廷

臣薦之滁人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遣還在滁十年陞四川按察使尋召還陞通政使改禮部侍郎

此守令久任見于郡邑志者可考也以此方之今日其為是非得失不待智者而較然而今日乃不能行此者以恒情慕榮速化世習成風而司銓衡者不敢違衆以招怨謗寧為身謀而不敢為國謀也故愚以為此事今日惟在朝廷主張於上而已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為滿以六朞為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

職者歳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奬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如此而不政善民安者未有之者也

夫何謂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我朝之法百官自按罷問出之外内有科道之糾彈外有撫按之舉劾負愆者無不去當黜者無不黜每歳通計不下數百員法已嚴矣後來又立為考察之法京朝官五年一考察外省官三年一考察每次考察黜退老疾罷軟貪酷

不謹等項兩京至二三百員在外至三四千員此則法外意矣法網太繁密矣前代未嘗有是也我國初亦未有是也丘文莊公曰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册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録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

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絶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謂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嫉則雖有顔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

然後黜陟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于舉刺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服厭無罪者坐彼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伏然猶有罪可名雖被以空文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則至於沒齒齎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出者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

之可謂忠厚之至慎之至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劾之所遺以疏通遷調之績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禄位而壅閼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仕途惟進士出身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

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丘文莊墓誌至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視國初不啻百倍矣是何國初禁網闊疎而近年嚴密若是也是何國初禁網闊疎而至治近年嚴密百倍而反不足以懲姦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按此法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疏通遠調而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矣一起上官

恣私喜怒陰除異已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
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圖囊篋以防速退之弊此法
不罷此弊不去大平未有期也夫是以非人好諛我
逆人之常情上官所行或偏或私執所不免僚屬或
一言不合或一事違拂則喜怒愛惡從之而考語之
賢否因之矣一州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州一人一府
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府一人愛惡出於一人之口而
撫按藩臬守巡之考語莫不因據附和同然一辭矣

司考察者只見撫按藩臬守巡之同然一辭而不知其初起於其一人之私愛惡也今之考察去任如此者大半也胡端敏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謂此也夫是之謂起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夫上官既以從違為喜怒以喜怒為賢否於是為僚屬者不論事之是非理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下考以冀免考黜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歎而

已不敢言也胡端敏奏議謂令守令各官惟撫按批
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禀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
惟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誑固不恤也正此意也夫
是之謂起阿順承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寧能免一
事之無違咈於上轉瞬居諸考察之期將至而罷黜
懷虞矣自非天性不移者能不起囊篋之計爲好官
不過多得錢之想耶胡端敏奏議謂令之爲仕上焉
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下焉者惟圖取密得錢

以防速退斯言蓋今日仕人之病矣夫是之謂起亟圖之曩筵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為小懲之戒廉頑立懦之風莫踰於是也而不知適所以長恣私益阿諛速貪計莫不以為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于前日也而不知考察不除三弊如故三年之後考黜之數未嘗減于三年之前賢否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益為亂也法繁而弊愈滋法久而人愈玩國家生民何賴焉孰若反國初之舊而為愛惜人

材之計耶朝廷愛惜之則仕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必為國家愛惜生民而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終必賴之矣或曰茍不行考察者則耄者疾者才不勝者坐視其隳敗貪暴不謹者坐視其肆於民上耶曰今巡撫巡按歲考劾知縣以上疏于朝而罷黜之但未及於司府首領州縣佐貳與雜職爾今撫按并雜職以上歲會藩臬面考覆之年老者必明註其年若干疾者必明註其有某疾貪者酷者必明註其

所貪酷之實跡素不謹者必明註其不謹之何事册報于朝罷黜如法如此庶乎被黜者心服而不坐被空文而不致受此瞹昧不明之惡聲而齎恨於没齒矣

夫何謂小官之禄不宜折減也嘗稽之經訓矣中庸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而朱子釋之曰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蔡沉釋之曰在百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廪禄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此聖經之言昭乎萬世君人之軌範考之歴代能知此而行之者三君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下增于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禄

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于勸士體臣之道矣我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禄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則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外官則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鈔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雨溪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月俸七石五斗歲

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况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今士受職之賞必攜挈父母妻子十餘口有終歲温飽之需有往返道塗之費又有推其餘以及三族之望此皆爲士者俯仰之私不可不惟也今禄薄如是誠不足以恤其私於勸士之道固有未盡漢蕭望之言于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日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

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去貪致清之本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于家雖嚴父不能制其子況人君能檢其臣乎凍餒切于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與三君之詔一轍今日朝廷欲體臣興化責廉求理誠不可不察乎此矣如之何而可其即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為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為俸十

石至正二品則為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倣漢宣

光武諸君之詔之意益卑不益尊其庶乎

武職

洪武二年令功臣子弟入學初製鐵券三年存恤先

鋒府十元帥府戰没將校家定五等勲爵定武臣世

襲之制四年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為班

首五年申定武選法作鐵榜申戒公侯六年定教練

軍十律是歲計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人九年擇

功臣子敢獄等一百四人為散騎舍人十一年選武
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令公侯武臣皆遣子
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頒武臣大誥又頒八條
勑諭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録又賜武臣保身勑二十
二年禁武臣預民事二十三年賜公侯伯屯成百户
二十六年頒稽制録於諸功臣二十九年大賚致仕
武臣各陞一級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北平諸衛
所凡千五百人永樂元年冬定功軍襲替例自後洪

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絶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絶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郡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絶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

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别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彬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一類奏下兵部定議陞賞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絹鈔錠無功者挺而升之已而有躲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弘治十八年時詔嚴禁正德元年錦衣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大監王

岳鄭旺一時更代不及數月官校四奏陞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已而奸倖相繼用事廠衛無賴之徒鱗集蟻附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為首張皇賊狀無非掎摭之詞速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含糊奏請朦朧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市井庸流立陞朝籍權門厮役驟至顯榮且其假種妖書陰為陷穽

買同畨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煆煉成獄凡經厰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弘治元年孝宗有旨獲妖言不陞止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之旨令一切撓寢矣大抵正德年間軍功冒濫其弊有三奏帶越額也紀驗失實也選法變亂也以故寧夏陜西甘涼大同應州雲貴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冦賊之役陞擢極濫嘉靖改元詔革罷凡三千一百九十九人而在外者又倍之殆不止於厰衛也若乃流官不許世襲署

職止加實授今則流官以流得襲署職以署遞陞甚至納粟虛銜遂以軍功累授已而諸所革者往往得復官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一十員今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而一千七百踰入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

守曰叅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為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

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户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三濫之詳而不可

不亟為之處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户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矣世襲子孫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周衛所官旗官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獰人有功稱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

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
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
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
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
子孫年幼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為
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此武
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
遇駕拏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

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然此猶我祖宗
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者
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
隷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
必鱗其次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正而子孫又皆世
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餘冬序録　大學士李賢言
於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又增減
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

如人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劵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有限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天順日錄）丘文莊公濬曰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奈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為多

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有以為之調停一旦馴至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大學衍義補

又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將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以降或

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凡冒功之人勢焰薫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又曰令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禄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

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罪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禄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奉天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成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賞爵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以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我祖宗定律示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

賞無黜何以異況今新官襲不比試亦為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為驕奢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歳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盜賊之跳梁真可為之流涕也失今不取後益難圖愚按此三君子皆一時名臣號稱有識而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之事尚孰有甚於此而今日之所當捄尚孰

有急於此者哉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奪買軍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擄或戮平民以充首級二也參隨不親戰鬬冒勢寄名邊閫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兹言誠切中今日今欲釐弊飭治革故鼎新在凡征戰邊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為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

並亦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餘見備邊第九議宜參考

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犯罪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

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
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
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庶
乎所謂可久可繼之治而國家財用其庶乎少紓乎
嗟夫天下未有不弊之法顧在人變而捄之何如耳
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早變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遲變一日則增一日之害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在
宗藩與武職尤為當務之急然宗藩尚為難處而武

職實為易裁以謂家難而天下易況遵祖宗之法以正末流之弊在理勢尤甚順易也但患臣工各懷苟且而無憂國任事之忠朝廷惟務因循而憚變法更張之果此則古今通患天下之事所以不入于大壞極弊不止者往往由此也

武臣議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是也勢極重而難反者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挾其不可反之勢而欲存其

亡實之名雖有知者亦莫如之何矣人之言曰世禄
之家鮮克由禮夫已世也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方且
厭之而欲令操矢石犯霜露踐必不可測之途乎是
不然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諸武
臣者其勲烈忠義家聲未泯也弘矢之技攻守之畧
四方之事耳目所睹聽至審也禽鹿飽飼養則為人
用析圭儋爵國恩蓋世世靈承之夫獨無奮焉思報
者乎西京時顯者周條侯蘇中郎趙營平辛虎臣皆

以將種起為世閥人即羽林孤兒先世固甚微細而得與所應募佽飛射士彍騎㢮張西破羌而北遏匈奴古今人豈終不相及哉何大謬不然也蓋其弊有二而其所以弊有八三代而上民與兵為一三代而下民與兵為二衞所者非兵所從乎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于郡縣之要害皆立衞所五年六百人為衞千百二十人為千户所百一十二人為百户所按圖而索之天下為衞者四百九十有奇為守禦千户所

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羣牧番夷土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二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豈盡水旱征戍移徙絶滅哉衛所官汲之也官世其爵軍世屬於官視為奇貨然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無俚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絶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齮齕之民以清軍為擾而彼以逋軍為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寇至必借兵於外於是有新軍於是有鄉兵而

故額十不得二三夫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軍從征苦擇腴田以為屯俾為世業富商大賈猶得墾其餘畆以鹽易粟塞上之庾常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槖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殽曼漶故老所傳緣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為烏有無可考鏡姦利萬狀即巧歷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為不可控揣之物仰屋嘆矣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曰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克常餉師行則

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十百於屯之所出矣然軍貧不能名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者猶衆者也夫使兵無食其弊一也琴瑟之弊也必更而弦之乃可鼓也今目擊武臣之弊者其亦善所以更之乎愚以為開國靖難之功當議也何也夫始從二祖定天下有大勲勞者固已為公侯世奉朝請而此輩多其麾下士耳非有疆外竒勲身攻城畧地閥閱功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十世矣

無乃為泰乎即以為勝國時豪傑四起蠭涌烏合而不能散二祖得其指名魁宿以為用而縻之以纓組豢之以奉稍寵之以世及以耗磨其雄心繩約其爪距慮至深也今天下之平久矣又何患乎即以二祖功在萬世諸攀鱗附翼者當為世臣不宜輙捐棄忘所本始然世禄其適子孫可也兄終弟及猶子疏屬是不可已乎愚又以為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為官而得首虜

者非功也文吏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擐甲冑躍馬提戈而攘冦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為悍將債帥奪其步卒之俘馘而畀其子壻累功併敘疏爵而貴之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俘馘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匱故戰士頗不得禄今襲其墮歸鹵掠其一二旋倪衛霍之諸校固恥言之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强大

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敢戰則當為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尸輿曰忠也為進爵一級以貤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機宜或北走而為魚肉耳其以力戰苦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徼惠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論娶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以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無以勵死餒則

察其所以死而軒輕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於人情乎愚又以為比試之法當嚴也何也農服前人之畮畆商循累代之計筭工用高曾之規矩先世以馬上得之而不事其事祿養之謂何則有比試法曰一試二試不中者罷歸三試不中者編為卒伍少者授其職令得食祿之半約期而試試而三失期者罰其祿試不中而授之職以歿者罰其子彼自虞其試不中寧失期耳寧罰其子耳能

甘為卒伍乎今之失期者多矣其食禄如故乎優給而待者多矣其食全禄如故也手不執弓矢耳不閑鉦角目不應旌節人面彊行者耳日與妻孥饜公家之粟而或虚用其下人不亦悖哉諸不中式試不如期者所司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脱已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合食禄者斷自某歲始悉奪入官捷狃姦冒法不應爾耶愚又以為懲戒之典當實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録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禄人何

病馬文吏一不勝任則褫其職而家食薦賄者以枉後惠文彈治之朿而詰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或冐禮爲僭濫淩有姦狀矣或豪横而懻忮尋贖林之戈矣或上虧温養反脣而詬誶矣是四者以爲誣耶奈何入人以難忍之過也以爲實耶不宜置不問也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庋閣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歳所戒者皆其人耳何飭也彼其視上之督過曾無毫

髮損而何以為辱頑頓詐諼寡廉鮮恥黠世臣家而
助街談巷議之口實有如萬一改節自新者亦誰從
而明之令甲有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頌繫毋輒逮
而武臣遂輕犯法犯法者衆臣以為是將不勝其案
劾而時骩法以從事文吏郎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
自某官以下著為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禄
歲計吏有如四事廉得實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
法乎愚又以為勞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裏分

而勞者曰犇命於荒徼㣿蠢武不充腹逸者不識行陣為何物美衣媮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畧同而子孫受享何縣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戍重鎮城做其意而行之内地財官簡其梟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阨塞明號令部署戰鬬之事無驕而惰嫚其久暴露行間者以時番休無使觖望語曰巧者有過伏習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貫習之乎愚又為教肆之術當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

也椎魯少文比比而是烏覩所謂金板六弢哉有故而推轂之何異驅市人而使之戰今法有幼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大司馬以多寡為殿最舉奏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括鏃則竹箭利礱琢則圭璧潤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愚又以為武科

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為大師者矣劇孟洛陽俠也朱克用河北豪也錯足為朝廷輕重燕齊江淮之間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請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鷙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校之選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絶于等倫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弁為期門擊劒鬬槊彈丸連弩風角占測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為一

科而甄叙之乎愚又以為屬馭之體當優也何也文吏以口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一為國扞圉非武臣誰可與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其右故所等夷今皆不得方駕而以倍後乘為休寵重臣受璽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奏職得先責問大吏交相為劾而體貌日衰文罔日密詈譸而榜笞之矣捽胡而係縲之甚且錮之銀鐺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於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飭廉隅誇且隨

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顔色寛文法彼懲於得謗而溺於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昻感慨一當百耳安取此握齱苛禮為哉夫使强執為录靡而飾言貌以媚人冐徇干進者必此矣自今有以非禮事其上上以非禮責望者試一創之可乎楚王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夫非作士氣之一道哉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敝也識者固嘗謀之謀者亦嘗言之而或格不行行或鹵莽滅裂茍欲以塞責

而已使勞臣猛將之後沉淪於燕僻而墜其先緒倜儻環瑋之雄砥節養名之士漸於舊染而寢其夙志貪饕險詖之儔處脂膏自潤而墮軍實憒眊駑怯之夫無所比數徒取充位而蠹膚廪上無濟於國事而資搢紳之詬病是獨諸武臣之過哉處置失宜而世禄世官不足為勸也